



○蔡虛齋曰：仲、子、羽、之、總、稱、春、秋、書、六、羽、亦、舞、佾、也、註、羽、象、文、子、象、武、○人、數、以、直、者、言、故、曰、佾、舞、列、也、
○春、秋、隱、公、五、年、初、獻、六、羽、

○方、嚴、俊、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六、卦、故、每、佾、八、人、合、而、為、六、十、四、卦、焉、則、重、卦、象、也、自、諸、
侯、而、下、或、降、殺、以、兩、而、也、

○王、字、泰、曰、註、天、子、八、諸、
侯、六、太、夫、四、士、二、此、左、傳、
隱、公、問、羽、數、而、衆、仲、對、之、
之、說、也、每、佾、八、人、數、如、其、佾、
數、此、杜、預、何、休、說、也、唐、孔、
氏、謂、舞、勢、宜、方、蓋、取、何、杜、
之、說、然、以、愚、論、之、舞、者、所、
以、節、八、音、八、音、克、諸、然、後、
成、樂、必、以、八、音、為、列、自、天、
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
其、二、列、耳、若、每、列、通、減、至、
五、止、餘、四、人、則、八、音、不、具、
豈、復、成、樂、哉、公、十、十、年、鄭、
傳、臨、晉、悼、公、女、樂、二、八、晉、
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
人、為、列、也、

○按、廟、制、室、外、為、室、堂、外、
為、庭、祭、法、太、夫、三、廟、今、曰、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勿軒熊氏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
繼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
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仲叔季分，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
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

仲叔季分，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

為三氏也。

舞於庭則廟制亦僭矣

○洪武正勻謂與之言也非與之言而稱其人亦曰

龍子謂子賤子產仲弓是也

○為厚齋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

僭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

○蔡虛齋曰賈誼所謂前足易位而可為痛哭流涕者也

循人數如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

佾八人六佾六八四十八人餘倣此未詳孰是左隱公五年九月

焉魯舞名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

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禮記云人如佾數則服

度云每佾八人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

為佾者何如采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左豈是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季氏以

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邢氏曰僭於家廟舞之孔子言其此

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

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



峰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為長

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

○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

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

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

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

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也范氏曰

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兩之間

○蒙引云范註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僭有差無心也一說差只是

秦也承猶字為一類此說較優於前說

○范氏者容忍之義
○謝氏者敢恣之義

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八殺其兩而為六以下依此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宋子曰為人臣子只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位尚忍為之則是已絕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犯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指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寫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



○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補長稱伯庶長稱孟莊公既為君而大夫不敢謂諸侯故以庶長為孟而諸弟宗之慶父為孟孫氏元為叔孫氏友為季孫氏尾為三家也慶父視莊公則已為仲也故又曰仲孫氏其後加以孫字次之子稱公孫也至仲孫後世改仲曰孟者庶長之稱也是庶不致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

○左傳莊三十二年閔二年又史記魯世家第三有三家之起本

○周頌雍篇有來雍雍室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宋傳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相且敬以助我之祭畢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

○蒙引云雍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詩辭如此三家之堂亦有辟公之相助手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適見其無知耳

○湛其泉曰訛楷竊也何

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取於三家之堂徹虛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

論語大注

以不訊其僭竊而言其笑
取也凡所以僭竊者以其
有所取之也言無取則其
僭竊之心或可息矣不取
其罪而緩其辭欲其開悟
也
○存疑云聖人識三家不
庸多說但承雅詩之辭其
無知妄作之罪不待言而
自顯矣

○周易師卦程傳云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
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能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
乃蓋其職取于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求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

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黃葵峰曰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漢儒傳頌
官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者
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
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未
世之祀也非始於成王伯
禽明堂位之作周未明禮
之辭詞也不可以遂成王
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大趙
宋儒考究之不精成王
伯禽受於千載竟矣元
簡許自雲亦嘗考魯郊廟
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
程朱輩引言之終不敢載
是敢於非周公孔子而不
敢於非宋人也學者當自
之辨也

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

助祭之諸侯

穆穆深

遠之意天子之容也

主祭者天子

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

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

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朱子曰八佾只是添入數求有明文故只就其

事實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

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

無此義焉取此詩○顧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知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

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

程子曰周公之

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

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

去聲所當為

西山真氏曰子無

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

為之事非過外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

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

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

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以

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

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尊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太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答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各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王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相魯僭諸侯之國自不獨用而况於三家之陪臣乎季氏非僭然不知其不獨用蓋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為國者其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蒙引此仁字以全體言此禮樂字以其文言禮有五帛之類樂有鐘鼓之類其實皆此心之流通也人而不仁則此心便死殺了便行不去了如如樂何

○存疑云仁人心也禮之本敬而已樂之本和而已和敬皆在於心人而不仁則其心亡而和敬失矣外面雖欲用禮樂然內本既失非打格而不勝則勉為而屢失故禮樂不為之用季氏破節以墮祭是不能如禮何也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惟恐其或臥是不能如樂何也

○蒙引云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得心故置圈外季氏說禮樂不謬但仁字似誤故又居後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樂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温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無奈禮樂何○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者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以本孟子之意觀之○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宋子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

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秩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直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剛酢盡。是非僻淨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

○李氏言行錄外集第九
有禮
○李郁龜山之弟子
○中庸二十章云。仁者人也。故李氏於此章以人觀仁也。

底意於此見禮先而李氏曰李氏名郁字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

反亦將如之何哉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

蓋心具是理所以存其心則在人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鐘鼓言故以李說終之。○雙峰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義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于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

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
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
專指禮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聲錯
禮樂者發也新安陳氏曰備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
也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
故云然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為本註程子
就凡事上說李氏主入言故在圈外程子說無序不
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
在是也故以為問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
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

○史記家語不載林放文
翁石室圖有林放見于序
說

○代醉編五林放字子丘
見孔子通紀

○林放魯人字子丘林西
河商音殷比于子堅洵難
長林山因氏

也故曰中者天下之本其一日禮之本禮之物也
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
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
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為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
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
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問禮之全體朱子
曰兼文質本末
乏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
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
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勉
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

○蒙引云大哉問此問自
是大何也本之一字已該
了全體在其中是問不其
大乎
○袁了凡曰魯秉周禮而
當時所行頗入俗雍徹之
類皆尚繁文而忘實意放
疑而問其本夫子有感而
大之也故下章云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

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之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其中二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當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采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

○檀弓曰：與其曰不若此，蓋曰與其曰寧，意同。
○孟子盡心上篇之詞也。
○存疑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則儉者禮之本也。喪與其易也寧戚，則戚者禮之本也。
○蒙引曰：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蓋禮起於儉，喪起於哀。故曰本而文則皆從此生也。
○夏古內曰：儉非禮之本。由儉而後禮之本可求也。寧儉之說，夫子始示之以意而未究其實。欲放就儉上悟出禮之本也。○忠信禮之本也。儉戚之去，忠信也遠。
○放問禮之本。夫子只答之禮與其奢也寧儉，亦足以該夫喪禮矣。而又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何哉？

其實禮字該得喪字。但儉字該不得戚字。喪字亦兼不得易字。
○程子曰：天下之害皆以違本而未勝也。○宮室、酒池、肉林、米、于、飲食、淫靡、殘忍、本于刑罰、兵、黷武、本于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大理也。後王流于末者、小欲也。
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奢其縱縱爾。凶言中者無過不及也。奢

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

曰謂未合禮之中。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

禮之本也。采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說以吉禮

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下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

○禮記云：禮與喪不可以不備。禮記得實喪亦中。註只用一禮字貫。

○禮弓上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陳註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其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本之論亦寧儉寧戚之意

○按范氏之所言禮弓上篇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之文法也

○簋在器以盛黍稷器斗二升外方內圓曰簋外圓內方曰盤
○蓬竹為之薦果菹容四升豆木為之薦菹醢容四升
○鬯酒器刻為雲雷之象爵飲器受一升右見詩經圖
○檀弓作直情而徑行斬衰經麻哭並擊踊也

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瓜尊而挹滂侯飲為之簋音甫籩音甫之餘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音壁捭豚音壁汗尊而挹飲音甫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餼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汗尊鑿地為尊也挹飲手掬之也賁讀為由謂博士為捭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如為之衰音甫麻哭踊音甫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與物者

哀經之制有直稱而徑行者戎周襄世方以文滅質
 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且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
 未具安有鼎俎豆也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
 雕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文曰揚說喪不可
 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
 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而為之哭泣擗踊
 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
 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
 宜故引之為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
 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
 未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為禮
 之本○雙峰饒氏曰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
 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也○雲峰胡氏曰本有二

○太祖高皇帝曰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以為中國之人
 不如夷狄是反尊夷狄而卑中國矣豈不謬哉此亦太祖內中國外夷狄之意
 ○孤樹哀談高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知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於
 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
 ○袁了凡曰舊註云中國
 國禮義之盛而夷狄之
 夷狄之有不如中國之正
 乃是攘狄尊周之本意
 ○蒙引云當時夷狄之君
 未必能勝中國孔子蓋亦
 痛中國之僭亂而甚之之
 辭本文既只曰君而註又
 曰僭亂乃知此章為下僭
 上者說此春秋之所以作
 也
 ○左傳魏絳云諸夷必叛
 華夏此謂中國而謂之華
 夏夏大也言有禮善之大
 有文章之華也

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枝葉枝葉出於本根
 而亦能滋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
 流必有矣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
 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也

吳氏曰亡字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
 聲不

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
 去聲也厚齋馮氏曰諸
 大也中國曰

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
 夏大之也

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鄭氏曰八佾一篇
 無非傷權臣之僭

竊痛略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辭
 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

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愬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宋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正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此季氏僭祭之罪，在魯國者，陳物以祭。

禮記卷之三

○亦雅，狄地，疏泰山。一曰：魯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山之長。王者受命，垣封禪之。太山，事詳在事文前集十二卷。

○又曰：記王制，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名山。太山川諸侯祭，各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按天子只當祭天地諸侯既祭，各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則天子不得兼之矣。王制出於漢儒，蓋祖書武成所謂告乎皇天后土所謂名山大川云耳。此非所

謂也。○閔宮，詩泰山岩岩魯邦所瞻也。

○封內，封疆之內也。

○冉有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為季氏宰，弟子行云：季老，郵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者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

○家語云：冉求，魯人，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必孔子二十九年歲有子，藝以政事，養名任為季氏宰。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泰山山名在魯地。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各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各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冉有、孔子弟子各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廣激厲也。○宋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數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敢享如季氏不備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副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善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未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

○存疑云夫子欲其救此出於實心范氏說得列了

○告子下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庸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徐岩泉曰欲養是無爭之心須先從游藝之時預養必也射乎夫射時較勝負最易起爭心當此之時又揖讓而升下而飲正

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宋子曰是編考宋氏公遷且此皆為諸侯大夫強備而發而其辭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幾之也夷狄之有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既灌之後歎之也五世三世希不失以至三桓子孫之微則皆做戎之微意而見聖人憤亂之心

也君子飲去聲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是消磨爭心的弓法。

○講述云：揖，耦揖也。讓揖而讓也。升，升堂而射也。出，次一揖，直階一揖，及階一揖，是始事而揖讓如此。下，自堂而下也。飲，復升堂而飲也。下，則相揖以降。升，飲明勝者揖，不勝者是終事，揖讓如此。

○禮記尊者，升，解單者，升角，孔穎達曰：解，受三升，又罰爵。

○豐酒器。○三禮考註二十一云：遂射，耦也。

○胡氏說：勝者不飲，方揖而已。不勝者取，解立飲，所謂罰爵也。

○吳氏說：勝者升而飲也。○吳氏後說：同于胡氏。

○許氏說：不勝者，自飲也。罰爵也。同於胡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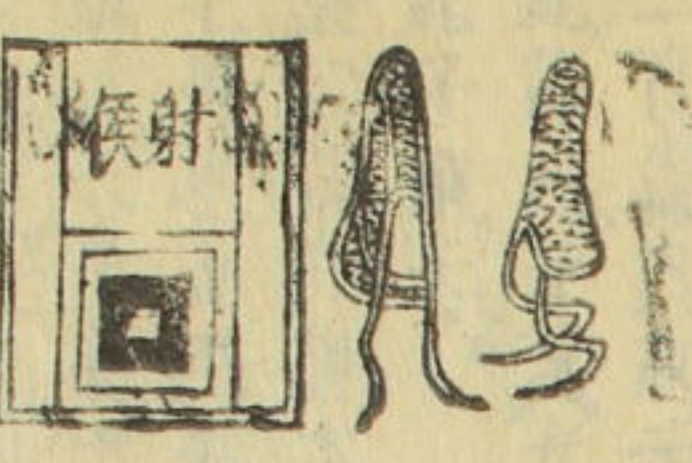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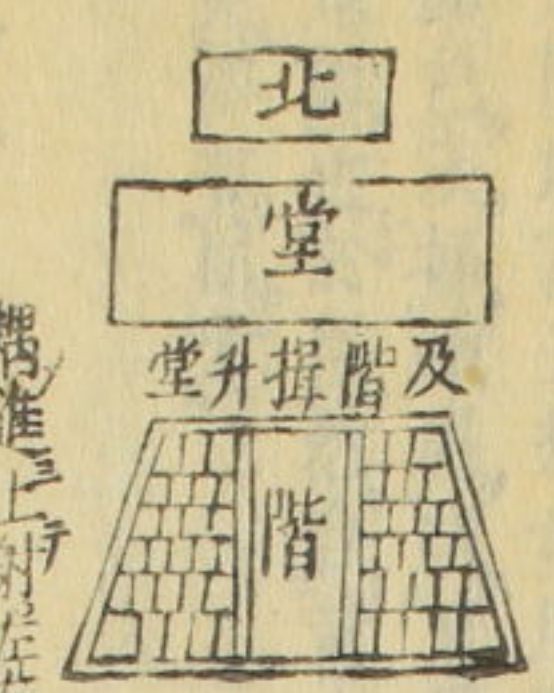
○決拾遂詩車攻朱傳曰：決，以象骨為之，着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圍以皮為之，着於左臂以遂弦。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音立飲也。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立飲，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通考：吳氏程曰：勝者至飲也，作一句，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或於乃揖字句，亦通，但不見我同升而彼飲之意，又曰：只可於下者

字微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取解，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祖決遂而立堂下，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眾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采子

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

○采子曰：君子無所爭，彼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稱而伸矣，又何爭。



○正蒙云：君子無所爭，彼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稱而伸矣，又何爭。

是不爭也。畢竟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此是全無爭。潛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已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雲峰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已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詩傳風碩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朱傳碩人，指莊姜也。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言其容自其美也。孔氏曰：輔，上頰事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虛齋曰：倩，非口輔，口輔之好也。笑，則見其口輔之好，好字，即是巧笑之巧字。

○又曰：唐詩云：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其意雖近於俗，然合昔人之見，亦有同者。

○按：逸失也。邢昺亦雅疏，逸書者，雖是尚書，不在今尚書百篇內，故曰逸書。然則此曰逸詩者，亦不在今詩三百篇內，故云云。

○此詩恐是說女子之事，故孔子刪去。
○集註倩盼，訓本，補風碩人，毛傳也。而毛傳無目字。
○講述云：子夏之疑，只疑素以為絢，一句，註以倩盼之美質為素，是說逸詩本旨。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眼語術謂也。統問三句，何言其詩柄也。非謂素以為絢，一語，固說以子夏不解此語，可發一笑。下面繪事後素，正是詩柄。禮後乎，便是子夏得之言外者，所以聖人深與之。

此逸詩也。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采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倩好口輔也。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俗作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無此句意，但下文素以為絢，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

文素以為絢，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雙峰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中涵此意。

○蒙引云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今上一句之義以秋子夏之疑

也素以為絢是素質之後加飾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對反

許謙詩音秋曰按考工記周禮司空之篇曰漢儒錄此三十一名考工記以備數取

繪事後素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

謂之黻五來備謂之繡凡畫績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

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申解以逸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此禮字以儀猶繪事必以粉素為

○鄭申甫曰有此備時之美質不粧飾而文矣素便可當絢不消添設了凡待文而行者質不克也本質不足專靠外而塗澤粧飾加一分文采便汗下十分性靈故本質要打得乾乾淨淨方好繪事是粧飾的采色是後上者素是自然的質質是先上者繪事不及素色故云繪事後素子曰禮後乎者疑詞礼指心之本體而言此以純白自然之礼在焉質即為文礼原不落後也即約礼復礼之礼悟得深矣故夫子有起予之嘆○詩人之

意素即為純純即為文也夫子之意粧飾之文不若自然之文子夏謂礼不可以後言礼即心也即禮何先後之有詩人就本言文子夏約文歸本夫子答詩不秋之秋子夏復夫子不喻之喻此等悟景在鏡花水月之間不可拘滯看子夏讀素以為絢詩便得礼後意只取証於夫子耳○此礼即仁義礼智之礼心之体也素在此絢亦在此若儀文綴飾於後一若

○講意曰礼如升降揖遜儀文之類後對先看即人之素心勿指忠信

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

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

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

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

起則一番精神也楊氏曰

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

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倪氏曰記禮器云

人不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

○禮器篇陳註曰其於五味屬土上無專氣而四時皆王故其味能受諸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為質所謂

繪事後素也。以此二者，况

忠信乃可學。禮人無忠信，

則每事虛偽。禮不以虛偽

行也。大傳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

○馬氏曰：其者味之美質

也。白者色之美質也。忠信

者，人之美質也。故耳，則受

和，曰則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和文其味，采文其

色。禮文其忠信，實不立於

內，則文不行於外。故曰忠

信，禮之本云。

詩言大全 卷之三

信道先而禮文在後。平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

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為質。

亦本。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

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

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

此若夫。○扶音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

○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為。所謂起予則亦

詩也。為猶云：講治固，謂執滯不通。

相長之義也。○新安倪氏曰：學記云：教學相長也。○

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

知禮文之為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

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

科，而其所得益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

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徵，知

庶兄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

反。證也。文與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

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

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梁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

○正蒙云：無徵而言，事不

○鄭申用曰：周禮原監夏

禮，周未文勝大非其舊矣

子欲以夏殷忠貞救周之

文而文獻不足故致慨云

夫子豈不能言之但無徵

則不信耳夫子非思夏商

也思周也

○李商黎曰：杞宋既無文

獻矣孔子何從聞而言之

曰孔子之所聞者他國識

文識禮之人必有兼識二

代之禮者且周籍載之禮

既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因

是亦可以推一代忠貞之

遺矣

○正蒙云：無徵而言，事不

○正蒙云：無徵而言，事不

信落詳矣之道也。杞宋不足徵焉。且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有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史記杞世家第六索隱曰。杞國名。今陳留雍丘縣。

○史記宋微子世家第八。杞夏後伯翳湯放桀封。

少康之後于杞。是為東樓公。武王克商。求禹後。得東

樓公。後封于杞。即今開封府杞縣。後遷緣陵。迂淳于。

淳于。古州國近東海。○宋微後子姓公。魯武王封微

子于商丘之墟。奉湯祀。即今歸德府。

○禮運篇曰。言偃問曰。夫子之言禮也。可得而聞。抑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中庸又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

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得知。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彼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雙峰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尤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證。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三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為自主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闕耳。○雲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為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為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存焉者。然其為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通考。詹氏道傳曰。東樓

宋氏道傳曰。東樓

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三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為自主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闕耳。○雲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為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為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存焉者。然其為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通考。詹氏道傳曰。東樓

公武王封之祀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亦以貶之又可

見賢者之不足徵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
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宋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群廟之主不敢褻也東陽許氏曰王者

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

○袁了凡曰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禘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祭也以配食也禘是祭其天子園丘郊是祭上帝于南郊祭五帝五禘于明堂曰祖宗趙伯循之言據喪服小記也小記云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象引云周始祖后稷所自出者嘗也嘗始祖周公所自出者文王也
○錢秀峰刪厘錄云禘之有灌方祭之始也自既灌以牲凡所以陳俎豆奉詩歌于廟中者皆非吾之所欲觀也已蓋廟中之所行者皆非出于丘之所知也此講語庶幾得之註誠意味散意輕

○象引云成王康王追尊周公之所以勳者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天子嘗曰至其衰矣並祀祀禮運文

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祿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位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失於僭違不王不禘之法矣東陽許氏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主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灌者方祭之始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李爾穆曰說以文王為禘出之帝此例天子之禮禘應說也成王賜伯禽之祭其說祖於明堂位觀其禮記云祀周公初未嘗祭於文王蓋魯只是用禘之禮樂以祭周公未嘗敢祭周公所自出之文王若果推及文王則文王之王道置在何處故知臆說也
○大全往字朱子以禘祭之往言許東陽以惠公賜禘祭之往言之
○象引云王者有禘有祫者祫有祫而無禘禘帝也

祭其所自出之祀也。禘者，合也。合群廟而祭之也。

○在說文。無黍也。

○饋。主薦方彫切。脂膏也。

○蕭說文。艾蒿陸機云。秋蒿或云牛尾蒿。白華草。廣

得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

有香氣。祭祀以脂蒸之。

○本草。細目。饋。金香條。說

文。解字云。饋。芳草也。十葉

為一。百二十貫。葉以煮之。

饋。乃百草之英。合而饋

以。降神。乃遠方。皆人所

實。故謂之饋。今皆林郡

也。時珍曰。此乃饋金花香

與今時所用。皆金根名同。

物異。唐慎微本草。以此又

彼。下誤矣。按。趙民則。六書

本義。邑字。象。水在器中。以

匕。扱之之意。節字。从。日。奉。定。置。于。几。上。曾。有。曾。節。五。休。之。意。俗。作。曾。則。當。及。取。花。葉。酒。之。意。非。指。地。言。地。乃。因。此。草。得。名。耳。○。曾。象。引。其。氣。芬。芳。條。暢。也。饋。和。黍。酒。和。之。以。饋。金。香。草。類。黑。黍。也。

○。講。述。云。夫。子。不。欲。觀。禘。意。在。稽。祭。其。云。既。灌。而。往。者。旋。詞。以。為。魯。諱。也。不。然。魯。之。君。臣。凡。祭。皆。然。何。

○。禘。禘。禘。禘。下。文。不。答。或。入。之。間。可。見。

○。集。註。失。祀。之。中。又。失。祀。家。引。云。春。秋。所。書。郊。禘。或。以。上。或。以。下。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皆。失。祀。之。中。又。失。祀。者。也。見。僖。公。三。十。有。十。年。胡。傳。○。又。云。通。考。云。王。者。立。三。年。喪。畢。之。明。春。行。之。

用鬱紆勿鬯丑亮之酒灌地以降神也宋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為

醴杜為酒者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

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

然後取血簪實之於蕭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

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然忘而無定觀

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

焉魯源輔氏曰備祭

灌懈怠為又失禮故發此嘆也之罪雖大而其來

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

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謝氏

曰天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

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吾觀周道幽

厲傷之由二王吾舍上魯何適矣新安陳氏曰魯在

國周之典禮春秋時為諸侯望

儒書在焉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文

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又如此孔子所以深

歎也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禘公昭穆不順故聖

人不欲觀如何宋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

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魯序昭

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

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

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

○。蒙。引。曰。考。之。當。金。又。如。○。集。註。云。魯。事。非。也。須。兼。周。○。魯。言。謂。魯。之。周。則。為。幽。○。魯。所。傷。考。之。魯。又。有。禘。郊。之。禮。也。○。后。稷。帝。嚳。之。子。

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

者以類次之也。○聖子深重是祭於至聖之節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斯即指掌而言中庸云朝三朝社之禮皆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可免拔哉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

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第

○鄭申甫曰推到禘說明諸侯不敢僭天子大夫不敢僭諸侯禮達分定便看天下掌上之理夫子於魯事亦不盡諱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可見又曰一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若箇天下字有意義此礼原是受命而有天下者方得制之則惟有天下者方知其說云必欲求知其說者之於受命而有天下之人彼以明聖述作其知之如斯之易矣我則安能知露出天下字復見非一國之礼李南黎曰不知也隱然非天子不識禮意

○徐巖泉曰指其掌一身捐揮背展翼至也至便於而指之在我而已

○戴引仁孝誠敬根於天理之自然之謂仁形於人心之至愛之謂孝實無偽之謂誠至一無適之謂敬

○禮大傳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禮配之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

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日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宋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禘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魯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遠絕

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始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太段濶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既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十月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

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下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主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此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為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况又魯所禘禘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

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為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峰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至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天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

○此記天子祭祀之誠意通章重一誠字首節是記其如在之誠下節其所言以徵之

○存疑曰聖人之祭其先也先人誰矣非真有在也聖人孝心純篤像似先人在那裏一般其祭外神也神道杳茫非真有在也聖人破心純篤像似外神在那裏一般如在特言其誠耳

○湛甘泉曰如之也者如神考也如百神也如祖考百神之在則一物不交一念不生而誠敬全矣

○講述云先祖兼考妣言是在家之祭外神天地山川等皆是在官之祭

○虛齋曰北齊永安簡平王俊高觀第三子也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何煩知字景裕答神在何煩知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見此齊書列傳

○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神主於敬上單一祭字為祭先祖也惠謂此門人

欲觀者歎之也為父母之國而諱之為先主之禮而歎之皆所以正各分為世道計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神主於敬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神主於敬上單一祭字為祭先祖也惠謂此門人

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宋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若若

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

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脉之較然可觀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

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爲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

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須有誠意。然這箇都已經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不與祭者

祭字應上讀，在祭與自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

與而使他人攝之。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則不得致其

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莊皆反。必見所祭者誠

之至也。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

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僂音愛

○上二如字，以心之疑處，直下如字，以心之歉處，言惟當事而心有所疑，故離事而心有所歉。耳下二句，一直下以心恍神之臨，曰：在，以我心而親臨于神曰：與。吾字重，乃先祖之遺音，神之至也不指，夫于自身言不與祭，亦就如在以心誠言之，非是定事。
○講述云：如不祭，只是不得致如在之誠，兼先祖外神。
○吳省菴引禮云：燭祭之鬼神，必以吾心之精神爲主。吾不與祭，如不祭，正指精神言，蓋身在於此，則精神可以感通。
○缺然，心不足，良。
○巖會洗心，曰：齊愆，患曰戒。

○韓文原道文云：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焉。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音慨，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

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朱子曰：誠者實也。

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淨淨，如在

其上。如在，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

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吾不與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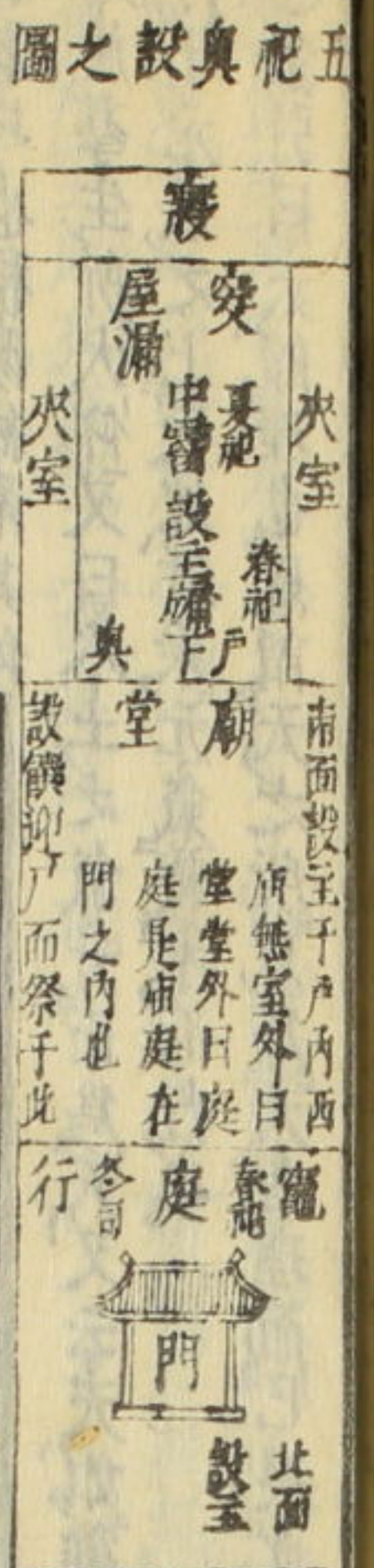
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慶源輔氏曰禮為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雷孟秋祀門孟冬祀行

王孫賈衛大夫婿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雷孟秋祀門孟冬祀行

通考東陽許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雷猶中室土主中

○說義一說孔子云與喻近臣竈喻執政晉登之云謂與必指孫子瑕侍人弄環之類
○五祀詳在禮記月令篇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徑陽來故祀行也
○月令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輓墼高二寸廣五寸輪四尺設王轅上又祭法行王道路行作



○存疑曰打頭是个婿字不好婿不順理也王孫賈以媚也蓋孔子使依此行便是不順理而獲罪於天故曰不然或獲罪於天是陰折他婿字意曰天則至至大者以陰與此也

夫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各室為雷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雷主北向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戶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戶也
深子曰陞是竈門外平正可饗柴處陞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戶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為戶以此推之祀竈之戶恐膳夫之類祀門之戶恐閹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戶○問主與戶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戶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

○象引云君雖尊而政相非自也。此猶與有常尊而君祭之主也。臣雖在下而乘國之柄。猶電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也。

○說文天顛也。高無上。故字從一。大物理論云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純剛。其体廻旋。羣生所大仰。又曰水土之氣升而為天。又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

○存疑云註天即理也。此語有病。不如只云天者理而已。方無病。這天還是蒼蒼之天。至論天之所以為天。則理而已。
○湛井泉曰天非蒼蒼之天也。人之心即天也。何也。人着天地之心也。媚於與有媚之心。即害心害心則逆理。逆理則逆天也。得罪於父母者。可因諸父諸母而狀之。自心自逆而自得罪焉。又孰從蒼之哉。

乃於與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與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喪止祭於與。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故時俗之語因以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新安陳氏曰與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與。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與非祭之主也。以與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喻自結於君以火。變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以與比君。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存疑云蓋就理言也。君謂只以天為理則註何以必曰逆理則獲罪於天。又何不曰逆理則得罪於理。天不曰逆天則得罪於天。而本文又何不止曰獲罪於理。無所禱也。蓋孔子此一天字。特地是以感竈與與而其所主則在道理上。故集註云耳。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

○宋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與也。

○宋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雲峰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謝氏曰

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

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宋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

之意欲孔子附也故有媚與與媚寵之言彼亦雖聞

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寵皆非也天下只

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

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

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

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

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太子謂

苟獲罪於天則媚與媚寵皆何所益蓋曾中所存一

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

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

矣○西山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

渾渾乎如元氣之運本曰媚與寵之非但言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

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

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

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此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

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欲思慕其萬一惟敬以存

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

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

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

為弗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

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王孫賈衛之權臣

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傲之深矣然他日稱衛

靈公之不喪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

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

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

○袁了凡曰監者斟酌損益之謂非加增添飾之謂也郁郁者文質合宜之謂也文滅質之謂也孔子之從周即從先進之意非其煩文縟飾也

○梅淵云監字內便有損益意惟其損益則有以辨禮質之所不及而文盛矣○說叢從周正從先進之意豈從未之文哉郁郁乎文哉上緊着周監於二代一句可見世趨於文而文武猶以一代之朴留之使不至於盡洩率如未流泥濘而盡失其故乎故曰吾從周

○高中文曰問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則其理可識矣此真孔子言狀曰亦未可知也理則近之矣曰然則孔子何以美周之文而從之曰孔子周人也吾學周禮今思之吾從周為下不倍之義也

論語注疏 卷之三 子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

文而從之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身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栗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時主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子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

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太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慶源韓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程氏復心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首焉周盛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矣燔黍捭豚汙尊杯飲必其時可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以

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黍醞在室澄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郊矣質桴土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欲從周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側留反 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

謂周公及其子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 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曰觀或稱鄒人之子 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

知其為少賤之時 下沒

非禮而當時跛踣以祭又非禮夫子之問正欲使人知廟祀之禮每事不可一毫苟且正是維禮之意

○講述云或人說夫子不知禮又稱其為鄒人之子其詞傲夫子益之曰是禮也何等和氣孟子於王

曰我欲行禮等語則英氣盡露矣

○疏正義曰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為某人之子故左傳稱鄒人約此謂孔子為鄒人之子也

○一說社友黃金鉉曰夫子每事問自有深意魯禮非禮而當時跛踣以祭又非禮夫子之問正欲使人知廟祀之禮每事不可一毫苟且正是維禮之意

嘗為其邑大夫 采子曰呼鄒人之子 孔子自少聲

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

之至乃所以為禮也 采子曰是禮也讀即此便是禮也 尹氏曰禮

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

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采子曰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

左見聖人不自足處執事不可不問固然亦須知

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也

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

實故臨事不得問耶 ○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味誠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

○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

○講述云禮者敬而已矣每事問乃敬謹之至即此敬謹便是禮便是知禮或人何足以知之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作驚曰固道有

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鄭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白知其謠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天而每問也然大綱節自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未嘗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新築人仲叔於奚亦此例之子少賦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賦夫人之子皆謂父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齊黎彌

曰孔某知禮而無射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厚齋馮氏曰或者輒稱聖人以鄭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為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略無不平之詞尤可以觀聖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音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

○姚承菴曰古帝王耕土於耨而較之射專以觀德而潛消其強悍之氣示知所尚也此道從古已然然而春秋特筆尚獵有方即鄉射亦主貫革矣故夫子稱禮文以宗廟

○倪士毅說鵠小鳥也
○金履常說鵠告也

○許白雲說鶴大射之的
正賓射燕射之版

言言大全

卷之三

三十

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備故謂的為鵠通者
石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塚謂侯入射中也從侯
從矢象形鵠即告宰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
禽獸之義故加鳥○東陽許氏曰天子二侯虎熊豹
諸侯一熊豹大夫麋土射凡侯皆以布為之形必方
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
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為的故
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
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
正朱白蒼大夫土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
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鷩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
大夫土則血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為正今集註凡
畫畫布為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
言棲皮為鵠是以大射之侯言
科等也古者射以
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

○正義云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軍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
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湯霍林曰此即一射以傷世道之不古不專指射言

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武王克

商徵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徵軍

郊射則不忌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案甲革所以去皮也周衰禮廢列國

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

能力不可以強上聲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

失宋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彌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

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貴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觀德不全是要得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太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浴世行禮射兵

○告朔禮之太典兼忠孝看管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子貢見得此禮已廢要這羊也無用故議欲去之蓋不得已而激乎其言之也常說以為惜費把子貢看低了

○袁一凡曰古者每月之政皆載于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關係最大○又曰告朔與視朔不同文公六年始不告朔十六年四不視朔註此而問之悞也

○蒙引云頒朔是頒曆也曆有十二月奉朔以該餘

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疑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出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特羊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

此羊故子貢欲去之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

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月也。月朔，每月之朔也。
○又曰：饋，生牲也。有司備之，則生未殺，告朔則殺而用之。

○玉藻疏曰：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又見論語疏。
○礼注用，下牛，故曰特牲。

○哀下凡曰羊，以實此礼，故留之，則其礼也。去之則其羊也。其字有双解。
○摘引云：兩其字，俱指告朔而言。

○蒙引云：天子諸侯皆告朔，而註只言諸侯者，此章為諸侯而發也。

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故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牛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
通考 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楛，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楛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東陽許氏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疏。特牛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

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記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也。若併去其羊

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

所以奠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朔受之于天子，藏之，禘廟一禮行而

奠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

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

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

爭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率以求禮者是則率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率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云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二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

黃氏各祖舜字繼道三山人

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

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友以爲諂故孔子言之稟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

○蒙引曰集註云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蓋蓋者在禮之內加者在禮之外加則爲諂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此夫子之所謹而時人之所惑也○要味稟註明禮之常然一句又要看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

○講述云或執伊川加禮道貴伊川曰何不貴以盡禮而貴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與此意同

○蒙引忠信而待之誠重禮而養之厚接見之間則禮貌必隆委任之際則事禮必重遣使之時則或送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

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良天命良天人之而已矣○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爲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入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以禮處。○臣事君以忠者，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有身，平時則恪，共厥職而必盡其心，有難則勸，躬盡瘁而不屈其節，此皆事君以忠之事。

定公魯君名宋。一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

平言之。○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

君不思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

足上正。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為

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朱子曰：為君當知為君之

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

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

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

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

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

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

文。以卑事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各分

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

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從激其變，無益也。太抵聖人

之言，中立不倚，與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

合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讐之喻，

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諷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

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如鹿鳴之詩，既飲食之，又實幣帛

○子曰：聞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不盡此又言外之意。

師曠之始聞雅之亂與

此章疑皆孔子晚年反觀

正樂之時周南周公且之

詩也關雎文王宮中之人

作也關雎雖在河之洲

窮究淑女君子好逑參差

若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窈窕求之求之不得寤寐

思服悠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若菜左右采之窈窕

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若菜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鐘鼓

樂之朱註女者未嫁之稱

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如

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

王也

○詩傳曰周之文王生有

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

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

見其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

○鄭漁中曰樂不淫哀不傷言聲之和也人情聞歌則感樂者感之而淫哀者感之而傷惟關雎之詩和

平聞者樂不至淫哀不至傷所以為美

○一說蘇紫溪曰關雎樂而不淫是贊樂也非贊詩也古人以詩詞被之管絃歌之朝廟孔子正樂僅

師擊在官而以關雎為樂之卒章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凡樂之作

其聲清以和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蕩焉而淫其聲悲以思者謂之哀而哀之過則慘焉而傷惟關雎

之樂聽其和後之聲而不

見其蕩聽其悲思之聲而

不見其慘此和平之樂所

以為雅頌之卒章也

○李貞卷述說云此重后

妃之德上憂樂是詩人憂

樂不是文王小註又是一

意

○存疑云憂樂是詩人憂

樂詩人官人也官人何為

憂樂中官之得失豈特家

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

亂恒關焉是固官人之所

不能忘情也

○徐若泉曰其樂其哀皆

自好德上來從天理流出

全不曾火其正

詩經大全 卷之三

三十一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支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安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曰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作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左有那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而須更有但今不可攷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泯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驗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亦略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詢詠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

峯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情性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前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字魯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

各樹其土之所愛木以為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

○社說文曰地主也○社記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詩疏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世人謂社為后土○夏九範曰社祭土神而以勾龍配之○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序說書社註饒氏曰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新安陳氏曰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陳氏蓋曰屋其上則天陽不入○蒙引云必立社者人非土穀不生社稷覆在其中○又曰初讀古作有曰元之社屋矣以為社為人所屋及看語類云社只是壇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乃知字不可無稽



○直解曰一說湯海若曰良公欲去三桓張今室開社於宰我意蓋有所主宰我戰栗之對蓋勸之斷也夫子責之以三家之僭惟禮可以制之懼之以威是速禍也若謂宰我不知立社之旨而誤為此說則亦甚淺乎觀宰我矣

都豐鎬宜粟○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以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為主今也以石為主非古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之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為虞氏禹為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况禹自有天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固不可例論也○趙氏惠曰禹受禪於君故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

社稷之壇也。祭土之毛。皆曰社稷。故主為社稷。社稷。曰社。

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
命則戮之於社也通考趙氏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
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太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
王勝商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兩
社也定公五年盟二桓於廟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
之二社亦魯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
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失亳社則其間不能以
手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
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
社稷之興廢乎是特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幸我不能
以是為說反有妄對此

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吝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

○循明云事已就為成勢
○李云實是說他諫他往
○李亦非說哀公諫哀公往
○李亦非說哀公諫哀公往
○李亦非說哀公諫哀公往

○哀了凡曰哀公因往事而問宰我因往事而規則成事遂事之云庶幾可通

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扶又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安未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
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

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
斯言之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
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
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
久不惟無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
况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之器小哉

○初作斗量後改局量

○蒙引云局量褊淺以內中既受言規模卑狹以郊

○虞未人曰局量以中容受言如盛水盤盂大的容參水小的容少水規模以外面造就言如做成床屋大的闊幾尺小的窄幾尺講器小只此兩句不能正身修德等意俱未實故或人疑之

管仲齊大夫各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

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

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

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

○問孔子見他下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

以功利爭疆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

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不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太器曰是○勉齋黃

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

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

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

必卑狹本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

戰國策東周惠

王策齊桓公嘗中

七市女問七百國

人非之管仲故為

三歸之家以檢禮

公非自傷於民

也意與此異

○管仲云儉則收斂而不

○於器小故或疑器

之為儉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長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反

或人益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反說苑劉

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

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

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疆可與取天下君恃

其信焉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與奪也

○唯子之子忠字乎

○得厚齋三歸註能合于

○金仁山說用筆家之三

○狗彘集解包氏之說小

○鄭申甫曰三飯查無取

○直解云補按三歸查無

○存疑云儉則各畜而不顧

○鄭申甫曰三歸查無取

○存疑云儉則各畜而不顧

○鄭申甫曰三歸查無取

○存疑云儉則各畜而不顧

○存疑云儉則各畜而不顧

○存疑云儉則各畜而不顧

○存疑云儉則各畜而不顧

○存疑云儉則各畜而不顧

○存疑云儉則各畜而不顧

○存疑云儉則各畜而不顧

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唯子是其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宋子

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借此一

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知儉下段所說乃形

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借竊恐不可做三裏說○厚齋

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通者仁

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

也其自相乘用為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

又以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二分損一

為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則

積冪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方尺謂之三歸法攝

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為非儉爾攝

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下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

其後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丁念反

或以又疑不儉為知禮屏音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

於門以蔽內外也○禮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屏以蔽塞之蓋小墻當門中也禮

大夫以簾以帷好謂好會也在兩楹之間獻酬

精車坊字從工恐是尾聲

譏以辭相責也

○史齊世家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中力因內竈殺群
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
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
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
相攻以故官中室莫敢擅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乃蟲出于戶十一月乙亥無詭立及桓公卒辛巳夜飲
齊桓公十有余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詭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
宋襄公卒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

乃葬於桓公

諸語大全 卷之三

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
上拜主人於階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酌主
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階上拜
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
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
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宋為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
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
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
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
間設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于坫上管仲大
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
朝齊者必私醜於管仲家故設此惡之二事皆管仲
之備○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
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

相攻以故官中室莫敢擅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乃蟲出于戶十一月乙亥無詭立及桓公卒辛巳夜飲
齊桓公十有余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詭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
宋襄公卒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

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明言小

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

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

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

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蘇氏曰蘇氏名軾字

眉山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

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

人都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

論語大全 卷之三

四

先自洽而後治。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
入之謂太器。

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墓。天下不復宗齊。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
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
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
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
本。安仲僅可沒身。公且薨。於亂也。

楊氏曰。天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
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
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

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是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

○徐巖泉曰。者不知禮者
天子器小。言小嘉却自器
小中來。若器大見。則大自
不如此。註中道學不明字
勢

詭詐也偽也

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矣。孟

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問。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
所為功。列如彼。其卑豈肯後。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
采子曰。也不但說功烈。卑時不瀆如此。便是功大。亦
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
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
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
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
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
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
害其為王道。惟其據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
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稅。皆歸於其國。天下但
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
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

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依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此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一說看其義方備。○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眾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為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庸於氣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

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為者亦將光明盛大矣。○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勤勞如周公猶且赤鳥几几自視欲然况僅以其君霸乎然則孔子何為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仲惜爾。○劉氏彭壽曰以霸者之功効計之則仲亦得為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轍較之則仲不免為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唯器小易盈而不能使也無三歸之奢君無多變之溺齊政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厚齋馮氏曰齊桓人國在魯莊九年仲始復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雖仲且百餘年仲之僭魯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為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

霸圖始，罔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或幾乎無矣。
○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者，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王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晉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此章示大師以樂之理也。首句言樂有可知之理，蓋止示以可知也。原刻依施承菴說，樂其可知，乃人心發揚處。先王因之而作，故樂雖殘缺，失久而先王之心術性情尚寄於音樂之中。故曰可知。翕，純皦，繹，皆心術派通自然之節奏。於樂聲有可考者，此說似玄妙，但竟空虛無據，只依舊為妄。樂其可知，言樂之條理節奏有可知也。

○存疑云：此聖人欲正樂之意。○蒙引云：樂其可知，言不可不知也。可猶云賞也。

○又曰：翕如，音律倫也。純如，聲始也。皦如，雖小混亦不聞斷也。翕如，與純如則有先後也。純如與皦如，則二時事不可分先後。

○鄭申甫曰：翕，闡也。聚也。氣聚而未舒也。稍縱則舒而和矣。始作時節奏，如凡奏曲皆有起慢漸入佳境。李南黎人與器未相習，若有待持。此正其翕也。若作樂，八音必備。此又何待夫子言。

○徐巖泉曰：以成者，不謂樂之一成，所謂如此方成。樂方不失，先王制樂本意，本之論。

終也。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

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

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梁子曰：味其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皦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大師而可

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大師而可

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雙峰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翁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翁合，然不可拘迫生澀，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繹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繹，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程氏復心曰：翁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然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

商相續，纍纍如貫珠，故至於成。○東陽許氏曰：本註此具訓詁，不言旨意，謝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蓋始縱成爲作樂，三節翁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翁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翁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爲主，以翁純皦繹皆指此意，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金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爲畿封而植之。左氏傳所謂

○儀，即今河南開封府儀封縣，有儀封村，在蘭陽縣西北二十里，即封人謁見處。
○人物考：儀封人，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
○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令界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魯定公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與聞國政而齊人歸女樂孔子乃去魯適衛過儀其此時歟

○南黎曰封人意謂天以矣在厚夫子二三子不必以此為患也

○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也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其哉有上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桓司馬曰桓桓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桓司馬敬叔及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費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

木鐸



鐸大鈴也木舌曰大鐸金舌曰金鐸可馬行軍執之木鐸國有人戒旅之以狗行道路殺戮聽也月令仲春先雷三日也

○王侃疏云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為之若行文教則用木為之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聞而言所教之事也

穎谷封人祭封人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

蕭封人皆此類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猶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嫉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氣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見之謂通

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此禮記檀弓詳見孟子滕文公上篇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齊氏曰

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當治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宋子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

天子失禮司寇將之刑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德人賞命之賞
○李南黎王後說

○李云韶樂也非所辨與
武王也

○蒙列曰又何不意濶而
獨言武湯較優於武也或
曰夫去是據解武二樂言

武周祖之樂能存齊所聞濶當時未聞
○樂良是許多聲容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盡美盡善只就
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為是聲容者復見盡善與未盡善處
○吳省菴引躍云美是聲容之盛從外面看善是所以為聲容的根子只就美上看此是一事非美外

又有所謂善也
○徐巖泉曰德者制作之本然必道有時方不傷聖人本心舜揖遜有天下稱以自遂其心也武味盡
善夫子傷功也備功也不是以能來形容武短處

○蔡胃江劄記云美善雖
有精粗內外之分然皆兼
功德不可謂美專言功而
善專言德也且又有時在

○朱子註曰性者德全於
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
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
其性而至於聖人也呂氏
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
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
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
及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
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木鐸所以徇于道路書曰每歲孟春道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慶

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雙峰

鏡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

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

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

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

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朱

曰美如人生得姓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

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

實謂其聲容舜紹堯致治美武王伐紂救民其功

之所以美舜紹堯致治美武王伐紂救民其功

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然舜之

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

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朱子曰美是言

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

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太武使武王當

舜時必不及昭○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

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

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

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

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
于南巢惟有新德曰予恐
來世以白為口實

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左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慝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發

一也。征伐非其所，殺所遇之時然爾。宋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

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疆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與正如此，故武之德雖

此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感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人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西山真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悅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貶湯武也。借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通言：宋氏公遷曰：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盡美，宜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聞韶之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又則其盡美者也。

李南黎曰寬是寬大有
非寬厚之寬
○ 摘訓云臨喪臨人之喪
存疑曰何以觀之哉
與其餘不足觀也巳同看
○ 周用齋王意曰吾何以
觀祭吾不欲觀之觀蓋深
惡而外之之辭若曰觀其
得失則臨喪不哀便是
孝又何以觀其得失哉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
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 栗子曰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
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已雖有條教
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
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
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
之限矣○ 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
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 寬
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
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 吾何以觀之不
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

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 甯軒張氏曰居上
不寬則失所以為長入之本其他雖有所為尚何觀
乎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
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入得以自效
也○ 雙峰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
也蓋有此三者則其本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
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
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終

論語集註

不似更... 朱熹... 此語亦... 山... 凡... 不... 更...

○袁子曰。按說文。里。居也。里。仁。即是居仁。故孟子于我術引之。又說文。處。處也。故處仁。即是里仁。正相照應。依今解。須說里有仁。方通。若除却。有字。則里安得仁。耶。又須說仁厚之俗。方無病。若單說仁。則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安得二十五家皆仁。耶。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何也。仁里。其實無可驚心。動自仁里。忠厚無可快志。稱情。所以擇易不處。仲尼為此。唱破。○精說通。就擇居上說。必無甚闊鏡。

○紫引云。此仁字。就里俗言。故曰仁厚。
○胡敬齋曰。里仁為美。正以習見其事。聞正言也。皆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
○講述。好王烈居鄉。訟者羣。而返君實。堯夫居家。鄰人為不善。惟恐聞知。里有人。則能厚俗。如此。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里仁為美

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七章。言仁餘多言。學本之。身達之。一家一國。

大畧具焉。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如。處。上聲。焉。於。度。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宋子曰。擇字。因上句為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士豈宜以

他鄉俗美而遠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古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賄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雲峯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下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講述曰：不仁字，又安仁利仁字，看蓋不仁者大其本心，不可以久，約樂安仁者心一於理利仁者心求其理，此二等人，尤可以久，約樂者。

○李南黎曰：木仁者不可甚低，看若說得甚低，則於久字說不夫，猶云非安仁利仁之人云耳。
○蒙引云：不可不能也。約樂以所處之地言，約貧約也，樂豐樂也。
○又曰：久之一字有二說，南軒謂其一時猶或能勉強，蓋久則濫淫必矣。吳氏謂聖人待人厚，立言從容，故如此，規維矣。仁之例，前說長。○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強仁者又其次也。

○蔡晉江劄記云：此數句說得甚好，令人所以不仁者多由於不知。

○窮斯濫矣，出論語。富貴不能淫，出孟子。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淡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
雙峯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不仁之人失其本之貪利，皆淡知篤好，必欲得之。
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
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與豐對，樂與愛對，對舉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雲峯胡氏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置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

○蒙引云無適不然對不
是所守言只是自然也言
亦可約亦可樂無往而不
安於仁也無適不然與無
內外遠近精粗之間不同
以下句云非有所存而自
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
此說得安字出

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
約則憂患而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
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誕之氣長賤節陵分之事興
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僭亂是濫與淫意思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
易所守蓋雖淡淡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
所為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
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
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
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玉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
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
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
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

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慶源輔氏曰無
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
○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褐衣鼓琴若
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
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行者之久處
約長處樂也。○雙峯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
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行者心與仁
猶分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
耳。○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
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
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
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

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朱子曰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慶源輔氏曰

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雙峰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事理。

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

未免於利之也

朱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

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知雖一然

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淺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雲峰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遠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

○張雨若曰若一能字有許多活動善處在內非特好必加人下其一人而其對於十用經之際者且使聲和頌榮之施各適輕重

要試其之好與人好相得而已惡亦然。

○問仁者心同未虛有奸有惡則情生性隱也袁了凡曰太虛無象不過萬象流形仁者無情不碍七情幾用如鏡照物妍來妍應而我不應各以其物付之而我無容心焉是好即無好惡即無惡也好即無好故曰能好惡即無惡故曰能惡。

○講述云程子所謂公正公是仁者無私心正是好惡當於理能字只是當理。

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正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自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入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雙峰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考程氏復心曰蓋有無私心而或不能當理者非仁

也令尹子文是也有當理而或不能無私者亦非仁也陳文子是也人之於好惡亦猶是耳即此言之則公正二字豈無內外體用之別哉。○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

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宋子曰好善而惡

稍有些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人之惡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

○游氏註所以置在圈外者心有所係而不能自克此一語似說知善而不能好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子正意是說心既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好惡之自無不正矣蒙引

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雲峰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苟誠

苟誠也如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子不欲之類是也

則必無為惡之事矣宋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

徐若泉曰仁字非另是一個物志亦非另是一個心仁即人心念念常存此心即派志於仁常存此心使惺然炯然常明常覺惡根即絕矣

○衷凡日以苟為誠原是漢儒舊訓苟字是起頭說語猶言誠能志仁云云要說得輕不要說得重一志仁便無惡所以見此心之妙志仁無惡俱就心上說分事與心未然

○衍明云釋見翁曰仁是天理即是善惡是人欲即是不仁

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

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宋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前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

宋子曰志於仁則雖

有過差不謂之惡惟

其不志於仁是以前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

○家引取舍之分義利之
辨善惡之關也此處一失
便已自絕於君子之路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求
仁以明取舍為先若無終
食道仁以卜則其守其本
心之正而不離者總是要
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而有
內外精粗之別焉
○存疑云富貴不以道而
得富貴如主我衛卿可得
之類是也不以道而得貧
賤如孔子不得位是也

○哀了凡曰仁者心也從
精而去乎仁則雖能談千
乘之國能其井上之李皆
名也非是也

論語卷之四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

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

也宋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

○勉齋黃氏曰博奕鬪狼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誑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

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宋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益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

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

○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益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獨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

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便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

○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

○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

○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論語卷之四

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
雙峰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新
安陳氏曰名者實之

實因名字而避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

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

舍上聲之間而已也宋子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

苟為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非
如太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簣之時○無終食

○蒙引富貴不苟處貧賤
不苟去即仁也即所以為
君子者也故繼之曰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此以上皆
就取舍太分言至於無終
食之間違仁以下則為仁
之得益密矣
○徐傲絃原旨云元終食
之間違仁言无一時不依
乎仁也下二必字正是不
違處
○左傳凡師再宿為信過
信為次

違仁是無時而不行造次顛沛必於是無處而不
行○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
不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
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
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
熟至此鮮不夷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
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已不遠矣然若無粗底根
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
本然後能進於此○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
及用功之序也

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
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
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宋子曰此言內外大小
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

○蒙引云集註所謂存養
者蓋兼動靜言按存養二
字元出孟子存其心養其
性實無動靜

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雙峰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失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失於貧賤者千乘萬鐘得之若可以爲榮然義之不度而有

○原刻依時說首節慨成德之難見下是反覆言人之不肖用加於仁看來還未識首節便是說個用加於仁的樣子下反覆者加之足以爲仁而慨人不用九意在言外

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爲辱不得之若可以爲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爲樂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釐之空闕而後爲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

子曰我善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

○家引。私言仁者之難得。後只言與人不肯用力。取反覆嘆息大意不過如此。○袁下凡曰。好仁惡不仁。不是兩種人。理欲不容。立好仁必惡不仁。記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此夫子未見之旨也。

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宋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畧畧恁地知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曾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是已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

他人之不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又曰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潛室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淡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

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

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

至之亦易也。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

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

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萎萎衰衰恹恹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道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不豈患力不足

○管一德曰夫子之語面也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也曰天下之歸而一日可期此力足之驗也奈何息於仁者亦誘於力故再有力不足之說夫子辨之嗟乎請事則為即奮則為求此力不力之辨也

○尤西川曰欲仁即仁何力不足之有人自不欲故夫子以為未見

○蔡引云此章是勉進學者之詞

益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益疑辭有之謂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

偶未之見耳益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

力於仁也。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

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此章言仁之成

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

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

○蔡晉江制說云此摠是言實无用力而力不足者再足上意而重致丁寧取重在下列

○尤西川曰欲仁即仁非昏弱先儒之言是以才力論聖人教人在心也才不在才

○徐岩泉曰詳中偶未之見字忠非本旨是深明仁所易為而人莫之為

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

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未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雲峰胡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望之意焉。其勉入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

心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

○此章為以過愛人而不察其心者發。王觀君子說程註以君子小人厚薄愛忍平說似未安。尹註謂人之仁不仁可知亦未是近說。首二句亦君子小人平說。到觀過句方重君子上從中過云小人之過不足觀矣。

○李南軒曰過有二項或出於情不可遏而卒然之際發之不覺失其節者如冉子為公西華讓粟伯魚母死期而猶哭是也或出於情不得已而故以身任之以全天下之倫者如周公之於管叔孔子之於党君是也。○蒙則云此四句皆兼君子小人而言意皆重在君子。○過以事言仁以心言。○蕪東坡曰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論語之義疏也。古人真言曰放廢違命也推其人可以托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與。

○黃葵峯曰此過字乃因理而致過党乃親党之意仁則其心之厚處也如孔子為昭公諱周公誤使管叔皆其過處。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宋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是過然亦是

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忍則仁之血脉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正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天子發此歎焉。○蔡氏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入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

○吳祐字季英漢桓帝時
恭孝廉以四行遷膠東相
四行敦厚質朴遜讓節儉
也

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即其不
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不仁矣中舍不仁
字○或曰聖人只說知仁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可
見何也○覆峰饒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
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
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
過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
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後知
其不仁○**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絹**以親故受汗辱**
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晉夫孫性雷夫小吏也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拜首囚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

○蒙引詳集註人雖有過
字面可見此章意重在君
子然不可字下句指君
子一邊厚薄二字兼
仁不仁也賢否二字兼
仁不仁也

○哀了凡曰此處須尋箇
入處將作一件大事休玩
參末精神容密木徹不止
一直省悟如人飲水冷暖
自知到此田地大事了畢

過斯知仁矣使歸謝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
父還以衣遺去聲之
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
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
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
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
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峰胡氏曰人之
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
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
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扶

一日亦可百年亦可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沈寬齋曰朝聞者一旦有悟也夕死可矣死而有生聲死也厚死及終悟得此心一點靈明主宰與太虛同存萬劫常存便是天德通乎昼夜之道而知通乎昼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本未嘗有生未嘗有死也故曰夕死可矣雖死猶生也程子謂知而信者為難先儒信不過疑於近禪而以窮究物理為聞信失程子之意矣

○馮少墟集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人能聞道則生也可死也可不能聞道則生也不可死也不可言死生則諸凡是非毀譽窮通得喪可知死生特舉其重者言之耳只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且聞道之人能由離生死固不待言若專為田離生死聞道孰定在了一邊說佛氏之言非夫子之意矣

○蒙引云開字兼行字言眼評不日見道而日聞道最妙聞字從爾從耳地人專言已家裏語句句會心語語順耳已到家矣故可夕死

○莊子德充符篇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希逸注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教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者言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為異端者謂其於他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講此一伴其說甚正然釋氏之學正以了悟之人貪著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為善取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

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胡氏曰天十個以夕死為可而

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死為可乎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入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宋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箴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

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入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潛室陳氏曰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為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也○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至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雙峰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為是非皆不知冥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既聞道方知為子必不可不孝為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既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左安問如曾子得正而

論語大全 卷之四

為吾儒者不容不關其說

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
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
故欲以此脇持之使入於
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為此
學失其心矣

○近思錄十一程子曰釋
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
道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
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
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
人尚有不化豈有立獨教
而人可化乎案林言似有
謂以程子為見之則反似
無謂也

○李南軒曰合論語一書觀
論但耻便怨怨便謂唯樂則都忘之矣

○存疑曰與議道猶云與
道夫與議道者必於道知所重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則
是其心尚奪於外物於道
未知所重也與之議道亦
終不能以有為矣何足與
議哉

○薛中識趣止是志字非
義趣之外別有所謂志也

論語大全 卷之四

斃方死而安曰曾子唯聞道所以須要易言曾元唯
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罕至且為請此章
重在聞道不在死生○雲峰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
為入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
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
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入之理與禽
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
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考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乎朱子曰吾之所謂
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彼之所
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
者也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
者坐立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
○東陽許氏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
事皆在其中非專為死也故
集註以至順二字補明其意

○李南軒曰合論語一書觀
論但耻便怨怨便謂唯樂則都忘之矣

○存疑曰與議道猶云與
道夫與議道者必於道知所重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則
是其心尚奪於外物於道
未知所重也與之議道亦
終不能以有為矣何足與
議哉

○薛中識趣止是志字非
義趣之外別有所謂志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也
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
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內而忘死恥惡衣惡食者
未能忘死也徇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
○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
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
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
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太段是親切做
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
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
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

論語大全 卷之四

○前輩有注信民言人
常交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胡侯康聞之擊節嘆賞

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異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
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
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甲凡又在求飽與安者正
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保其無外役以
分之。○西山真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
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
人以此為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
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
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衣敝緼袍。衣狐貉者
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
事不可為。是亦此意。○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
害於道。篤於道則忘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
之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王氏曰未字見
聖人待心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
新安陳氏曰丙重而見外之輕。得淡而見誘之小。斯
人也。幽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

○虛齋曰道是偏道。一也
莫是偏那。二也。若從兩邊
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

○徐岩泉曰。不但不好一
邊。意者不擇。雖是好一邊。
意亦著。此須不得眼中不
可。若塵沙計。著珠玉屑乎。

○哀一凡曰。以適為專。手
莫為不真。一字中各兼可
不可。意謝氏以適為可莫。

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
得不突。可知矣。言此以厲為士。而識趣甲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歷反。比必二反。通考吳氏程曰集註於翻切字多仍
古韻。用類隔者。今更音和必二反。合更作毗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
左傳僖公五
年晉侯使士

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二公子。以
則為國。仇不忠。無以
專君。故不知所適從。

莫不肯也。比從也。
勉齋黃氏曰
於天。下言於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

為不可與註不同
○無可無不可則夫子之語也而見微子篇集註云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漢楊雄傳先零員在讀作鳩

○金剛經云是故須菩提諸善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蒙引云君子之無心無而有者也何以義為主也佛老之無心無而無者也何也不知有義也

○代辭編引伯傳曰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以法字為斷切意刑字宜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尾也

○袁了凡曰懷為思念君子思念道德固其宜也思念刑法主理推通故須著畏字畏者推而遠之存者思而全之同一懷字而兩處異解其費不竊謂刑字當作儀刑看詩曰百辟其刑之是也懷刑是見賢思齊之意士者己之所有惠者人之所施懷德亦是懷己所有懷刑亦是懷人所施云

○蒙引懷德者無所為而為善也懷刑者有所為而不為也懷土者恋己之有矣懷惠者利人之有也○懷德之君子與懷刑之君子固有高下懷惠之小人視懷王之小人又下

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宋子曰義處之宜者見事合意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道生則生道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況應有義存焉處物為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味嘗有所倚者故也無適莫而不生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此則步步著實也○雙峰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

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往者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與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味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其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隨心無往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窮其所處上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
○尹氏曰樂善謂懷德惡身路

○王廣洲曰：兩君子兩小人，非必定異第其言自有淺深德者天所賦非謂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刑如身有律度重有與刑然刑罰亦在內君子非全不犯法曾子啓手啓足却為甚來○晉世家云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以巫臣為刑大夫

不善謂懷所以為君子苟安懷務得懷所以為小人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宋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飾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所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樂善惡不善猶曰好行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之謂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王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雙峰饒氏曰懷王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那為惡底小人又以少

與但用人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雲峰胡氏曰

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多指其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息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息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入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淵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東陽許氏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在此徇其欲心惟息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申甫曰放字義其道遠因其非折見心計微巧外便有陰害

○此深戒人之徇利利不正實則凡事占便宜欲利子已處皆是此事只願利

已做去便不恤他人所以
 必欲多字從放字生多怨
 不必被其害若方怨但徇
 利自便人情自是不平也
 ○蘇紫溪曰放利之人終
 日營營焉計較于得失之
 間其得也不勝其喜其失
 也不勝其恨此心之所
 自怨者多矣
 ○盧希曰言其處心制行
 一安利邊做去則拂乎人
 心之公而且有害於人矣
 多怨宜也

○蒙引曰讓者禮之實也
 所謂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此為當時君大夫
 亦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
 以為禮而無遜讓之實心
 苟而發此其所以無補於
 治也小弁以感人心也

○夏九範曰禮讓是連綿字不可說其禮之讓
 ○袁了凡曰傳以讓為禮之實猶孟子以事親為仁之實也仁惟事親為可禮惟讓為可見不遠上則禮
 為虛也今人因言知認此讓字為笑字非夫子之意矣

孔氏曰

孔氏名安國西漢人

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程子曰

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朱子曰放於利而行只
 是要便宜低人凡事只

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

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

其怨之者不但一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

雙峰饒氏曰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已害人處必多所

以多怨多字

從放字上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讓者禮之實也

王氏曰讓以心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

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

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
 是辭讓之端發於本

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要用交錯
 固是禮之文而擊拳曲跪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
 皆可以為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為不得既
 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事之心而徒欲
 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為禮
 讓正要於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
 爾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
 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
 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
 為國所謂一家讓國與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
 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
 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

存疑云禮起於辭讓前多節文度數皆所以飾讓也故為禮之實而用節文度數之詳則皆其文也

【獲峰饒氏曰】孟子告梁主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文謂後義先利不奪不廢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為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為而為而言○雲峰胡氏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利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為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而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虛齋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指從仕者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泛指學者作兩項看為是○袁了凡曰此說為出之學不曰得位而曰立者謂居官而有所建明也不徒曰立而且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徒於政事而超於一心是則所謂深慮而早圖也不曰知而且可知名稱其實則可知名不稱其實則不可知不徒曰可知而且為可知蓋可甲者不在人稱之而在吾所以為之是所謂當汲汲而求也

○存疑曰患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有求能致君況民之術皆所以立者莫己知就為善意不患莫己知謂不患無人知李我我但反己自修求所以為可知之實耳然君子自修亦是求在我者而已其曰求為可知亦是就他患莫己知處從而發之不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宋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為官做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宋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遠則行之無位非所

我之實而已○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為可知為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為徇於外矣不患莫己知而求為可知則君子為己之學益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穢自愧而已○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為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為患此正為己之學也

○披一兼註謂體之一程
勿齋謂貫白始終不息不
是之謂一朱子又云一
心之理又謂一理虛齋謂
一是心不是道乃道之體
也貫心又不是貫道貫乎
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
事之理本具一心程子之
意指忠恕為一

○直解曰吾道一以貫之
諸說多未安近王觀濤曰
一字有說是一理有說是
一心又似心與道為兩
有說只虛虛說是一件手
說俱蓋蓋一字及合之
謂非一件之謂也若是一
件便是執一了如何貫
譬如人之身身之有四
肢百骸心之只一身若說
一理似亦是一理道理據
本文吾道一以貫之道即
是理則一字乃是理一非
是一理與一心也貫字不
費力既合上則無隔礙無
隔礙便貫通了不是二子
又貫按現處此說以一為
合一之本體諸絕確
○尤西川曰吾道一以貫之
貫字貫也言吾道只是
一若說一以貫貫是以此
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心矣

萬節一之萬也○徐岩泉初問云一貫不必謂一以貫萬夫子不貫說萬字萬字是後儒添出○申甫曰
一貫多說矣安所折衷乎思謂道尊乎聖門幸脈聖門幸脈從處廷精一也曉得精一義則知一貫矣
精者不雜之謂一也○卷之二之名精從米從青提米者去其破礫秕糠之雜則此米純然潔淨歸一精所以
為一也孔門之一亦若是
言一則精在其中思慮者
精之功夫所以為一也小
心惟存私偽間之則雜則
二忠恕則私無所容矣故
即此是精即此是一惟一
一者能貫天下之不一一
誠統天下之道也
○蒙引云一本是卦到貫
處便有用此一之未應事
時則為卦及此一之應平
萬事時則為用也○隨事
察而力行者即此已之忠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
者乃自然之忠自然之恕
貫也之起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荒故反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

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

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

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

將有所得新安倪氏曰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是以呼

而告之通考勿齊程氏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

見是之謂用貫乎始終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

不息不雜是之謂一

速而無疑也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其事來

眾理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

簡理及唯之後千萬簡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

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

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

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

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水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

生氣流注貫貫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

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問中問喪

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理會過

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上尋須去萬上理會

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

一不知去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

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

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為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貫一物為之耶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離有日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其善惡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眾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勿齋程氏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事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鑲仁包四

○蒙引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明人一間節出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其平素用力之事應聲而發切中道效如此

○講述云一貫是言其理忠恕便是工夫要到一貫地位須從忠恕下手此以知曾子之宋學矣

○存疑曰忠恕一貫當知其所以當知其所以心之宋理而應物言則曰忠恕以心之一理而應萬物言則曰一貫是其所以也心之宋理即心之一理實理之應物即一理之應萬是其所以也

○眼評曾子到此疑根盡斬矣他人看一貫是一貫忠恕何敢說而已矣曾子看一貫即忠恕忠恕即一貫故直說而已矣周海門先生曰曾子說忠恕而已矣孟子說孝弟而已矣俱是到家語薛文清曰忠如水之源想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想來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自然

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為一貫

子出問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

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泯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

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

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

無待於推矣宋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

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故曰亦無

蘇立用行者重人之忠恕也。盡已推已者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已為恕也。施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短盡已推已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不盡矣。

○直解曰。王克濤曰。夫子之道。道字即吾道字。此只以忠恕解明夫子之道。而一貫之旨自明。不必又添一貫字。而在內。只暗會一貫為效。又曰。忠恕字亦不是。借學者之忠恕。蓋學者忠恕與聖道為兩。只因未悟。故耳。未悟則忠恕及習而不察之忠恕。雖聖道現前而背失也。此是悟後語。如何復執未悟以前見解。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可曰。借孝弟以高堯舜乎。只照本文說。夫子之道。不忠恕而已矣。何等渾成。但忠恕要講得自然。便是忠恕。總是真心。真心內完。謂之忠。真心內通。謂之恕。凡道之散殊。自因應物殊耳。所以應物者。只是真心。故曰一以貫。子。現濤此說亦極。

○蘇東坡曰。師弟子問答未嘗不唯而曾子之注。德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左欲。而其所謂此捕風捉影之流。何實告哉。

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

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去聲曉也。河東侯氏曰。無恕

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

言忠恕二字。與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宋子曰。

盡已之謂忠。推已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

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

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已不

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

○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

所謂借粗以形容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取曾子所言。忠恕自眾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亦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

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形而下者為粗述也。

○一貫是忠。貫是恕。體。而用殊。○忠只是一箇忠。一

片實心做出。百千箇忠來。○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

事物之間。只是一箇。分著便各有一箇。老者安

之。是這一箇。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莫非忠也。

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

忠恕。子思言太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

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真實底

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即

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

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

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

自有三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

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分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覺軒蔡氏曰盡已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雷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已之謂恕須是推已心以及人如已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著力之忠恕亦能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聖道之體用。

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

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朱子曰忠者盡已之

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忠卽是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半得之而爲牛馬得之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見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灑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慶源輔氏曰集註又舉

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
○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著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問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一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問人何不自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

外其言... 忠恕... 貫之... 曾子... 東陽許氏... 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

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
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道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
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
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東陽許氏
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
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
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
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
是言夫子之應萬事
各得其所為道之用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
亦通 朱子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見周禮疏如比也
此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此字自然底是
仁此而推之便是恕○慶源輔氏曰中心為忠謂忠
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
而推之於外無一彼此之間也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以己及物

怨也違道不遠是也

宋子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便有轉

拆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怨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入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殺他如此三友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 忠恕一

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

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

與者動以天爾

宋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

之天只是自然○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首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

○易本義云无妄實理自然之謂○程傳云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中庸中也者六十之大本也○薛文清曰中庸之忠恕乃學者盡己推己之正名即程子所謂動以入也論語之忠恕乃聖人自然之忠恕即程子所謂動以天也又曰論語之忠恕為自然中庸之忠恕為勉然忠恕依舊以中庸為定名要在看得活則知論語之忠恕乃曾子備被移上一步以明聖人一貫耳

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畧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間進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為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又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何也且盡己推己俱涉人為又何天人之分曰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己雖涉人為然為之在己非有接於外也從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則於此無疑矣又曰中庸之言則動以入爾○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黃氏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人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陳氏曰中庸以中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為大本則是就心

○維天以下詩周頌維天之命之詞也
○乾道以下易乾卦彖辭也

之存主真實無妄處言之。徹首徹尾無間於未發已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通**
東陽許氏曰。圈外第十條作四節看。以已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事推已至不遠。是一節為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是一節。發明聖人忠恕此與達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達道不遠。繳第二節動。**又曰**。維天之命於以天。又繳回以已及物一句上。**又曰**。維天之命於易。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朱子曰**。維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也。○**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穆不已即無息也。此摘詩二句以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摘易一句以言萬物之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恕也。朱子謂譬則天地

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祖述程子此條而敷演之。皆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根源於程子而盡發於朱子。淵乎微哉。○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又曰**。聖人教入

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

以告之也。**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

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洽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當時侍坐非必。下入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取曾子告門人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新安

陳氏曰曾子之才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三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宋子曰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掠下教人之意欲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會子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問曾子未知體之一處莫是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淡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

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真能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爾惟曾子領畧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得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得到曾子父子相反曾點天資高明見得甚高却於行上工夫疎畧曾參天資本魯合下不會見得却是日用間積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辨之○潛室陳氏曰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

運萬化自隨。初無著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人已
一般意思。却安排教入塗轍。須是下工夫。方可要知。
忠恕是一貫意思。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箇生
底。一貫。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患何慮。
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
雙峰饒氏曰。忠恕為說。蓋有三焉。一謂忠為天道。恕
為人道者。此以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
人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流行。非微顯一以貫也。與
二謂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在心。
外而行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無
妄實為之。非內外一以貫之與。三謂忠者體。恕者用。
太本達道者。此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
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為之。非動靜一以貫
之與。是三者各以兩端相為對待。而以此貫彼。脉絡
相因。亦猶忠之所以為恕。而恕之本乎忠也。○程子
謂忠恕達道不遠。下學忠恕。所以達一貫。此論不

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
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自修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
以下。恕之事也。問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
恕也。不言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之別。
嗚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
與達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蓋達道不遠之恕。正是推
己及人之恕。而一以貫之之恕。則是己及人之仁。
與推己及人之恕有異。故曰。此與達道不遠與推己
以天。○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恕在其
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
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己及物。一句
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雲峰胡氏曰。曾子
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
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未舉中庸達道不遠。專
為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
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

之義蓋下學忠所以達聖人之三下學恕所以一
達聖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
貫為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
恕則人以忠恕為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
子朱子教人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
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
力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况大學成於曾子格物
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
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
氣質之魯者哉。○石山金氏曰：首一條伯子語未
子之忠恕後條叔子語造化之忠恕達道不遠學者
忠恕以已及物仁也。去一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
天爾此是提起一級明夫子之道下學上達此是放
下一級明曾子之意。○通旨：宋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
用而巳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
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

○陸象山年譜淳熙八年先生四十三歲春二月詔朱元晦于南康時元晦為南康守乃請先生登白鹿
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二章乃離席言曰：真賞與諸生共守以無忘先生之
訓。再上二云：意在此不曾說到。意裏負愧。何言及復。黃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遂以講義刻于石先生
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
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
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
氣微冷而汗出揮扇

○鍾子許解四書精義以
為象山說較勝程子說

○李云喻字妙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矣闢庄按程子
曰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是
把篤好在喻後陸象山曰
所喻由其所有所習由其
所志是說志習在喻先象
山說較是

○性理大全問子靜君子
於義之義曰子靜只是
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
篤好子靜必云云好後左
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
好者多若全不曉文安能

所以行此知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
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朱子曰：加伯夷見節曰：可以養老益節見之日。以沃戶樞。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

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

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

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

人反是。程子曰：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
如此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君子之於義見

好然好之則亂矣畢竟伊

川說占得祭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論語大全 卷之四

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淡好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在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辨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淡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於喻後志習在於喻先。○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無所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

為而然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利之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天必剛決其取舍至淡喻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此章未全之字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

魚齊者莫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饒氏曰省謂警

省非徒察也。○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

反諸身者則不徒羨入而甘自棄不徒責入而忘自

責矣程子曰見賢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

內自省蓋莫不在已。○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

○詩經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衆人皆以解此章
○申甫曰有著矣為己之心隨所見皆可取益
○林希元曰此亦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同意

○記曰為人臣之禮不顯
諫三諫而不听則外之子
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听則
號泣而隨之。不顯諫即幾
諫也。君親一道也。惟外與
隨之不同耳。

○貢受軒曰在幾上轉移
親心非言諫也。父母有過
不待其形顯默然從幾上
轉移齊乎默奪不直指其
失其志自然可轉。若見他志尚堅執不從便是我誠不足故又起敬起孝以動之更不敢違逆其志違他
不是如此事親多少委曲詳盡可謂勞矣。

○蔡清曰不違者委曲承順必引之於善而後已也。
○盧一誠曰或謂伺其可入之先而諫之似與註甚不違者不違幾諫之初也。初諫而後不違是違也。幾
諫而後顯諫亦是違須兼
二意不怨依曰幾諫如切
所謂熟諫也。

○講述云父子以情親故
曰悅則復諫君臣以義合
故曰信而後諫。

○禮疏曰執事謂執事
勤而諫若物之成然然愚
按待罪或在父上或在子
上兩說不知是也。
○慶源輔氏曰諫而父母

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其善且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泯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懲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幾微也微諫坊記曰微諫不倦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所謂以下皆內則文下做此。○梁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闡截。○問幾諫是見微而

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下故下氣怡色柔聲皆發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反諫也。梁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至觸其怒者亦非也。

鄉黨州閭寧孰與孰諫。新安陳氏曰不自苦諫而曰終欲諫父母。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於道而巳。

不悅非已之罪也。不諫而
鄉閭責焉則已之罪也。

怨起敬起孝也。

問微諫者下氣怙色承聲以諫也。見
得孝下矣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

不敢伸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
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
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
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而可謂勞苦
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
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
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宋子曰推得也
好。西山真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孰者及復經
孰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
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
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而猶不敢怨况
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
之外豈容有他念亦
豈容有一息忘乎。

○焦游園曰男兒落地便有志四方豈能不遊不遠遊者不無事而遠遊也。又曰洪皓嘗遊太學父寄
詩云休辭客路三千遠須信人生七十稀吳棫官蜀中父亦寄詩云老懷一掬鎮情淚幾度沾衣屬汝
然二詩亦可想見父母之情矣。能得詩還省體乃以制而還為人子者將為體耶為勝耶。

○存疑云遊必有方只接
遠遊說輔氏謂近遊不是
人子雖在父母膝下豈能
如蠶瓜也哉不遠遊其常
法也遊必有方處變之道
也。
○曲禮冬溫而夏凊晨定
而晨省。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

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

而無憂者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慶源輔氏曰詳味集
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曰
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問有不得已
而遠遊如之何。雙峰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
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范氏

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宋子曰父母愛子
之心未嘗少置人

子愛親之心亦當雖未不忘。○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誠得其旨。○新安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事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頗覺良士心獨苦信哉。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通首篇此蓋複音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

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南軒張氏

○附語有之推牛而養不如鷄豚之遠親在伯俞有泣杖之悲子路有負米之恨若居太室養親禮制寂然無聞丹霄一宴出于即位十年之後其者避暑尤成不知未央之熱相傳至于肅宗受制權奸咫尺不得見親而此不知其於親且何如也。

○楊子法言孝至篤云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幾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林希元曰不是空空一个懼便欲及時力必事親也。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

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雲峰胡氏曰人生百年日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故自有可懼者存焉。○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下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莫氏程曰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懈於心。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聲此故也。○范氏曰

○此為易言者微不出非微然之謂乃不輕易出也。○下句推原上句盧未人言不可先謙躬之不逮倒補恥字此說最好蓋恥躬之不逮乃就其將出言時即恥夫躬行之不逮故不敢

出若倒補取字則是躬既不遠然後取之矣便非口氣

○李南黎曰此節當引為之難言之得無訛參看彼重在唯字此重在取字
○行明云不出非纖默之謂乃不輕易耳

○性理老子篇朱子曰儉德亦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儉

○湛其泉曰何謂約也約以禮也禮也者理也天理之謂也心存天理約之至也世之欲敗度縱欲禮皆失約者之所為也
○講述云一說約即約之以禮似又深一層家引謂約未必皆中庸亦與奢寧儉之意此說未必必然蓋

約是收斂其心心存故事儉失畧與志仁無惡一般

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易去聲○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嘗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便把行不曾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

在行一所以不知恥之何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後然以自放之謂約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平規矩之中放則逸

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於規矩之外

宋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肆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家引云欲君子自欲也此詩德欲其盛禮欲其恭欲字同
○袁了凡曰訥者遲鈍之意敏者疾速之意訥敏不

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諸口而行自然不敢懈矣重欲宅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路便難下手也作兩概而字宜玩

○蔡澆曰言德無孤立之理但見有德者傾有鄰也句以實上句也

○眼評今之解者都作有德者不孤必有鄰者了不知夫子原說德不孤必有鄰也猶言一善立而衆善至也是勸人進德語

○杜靜臺筆記云必有鄰即不孤覆言之也必依此分始作兩件看

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行而不惰也宋子曰然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簡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實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雙峰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

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

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宋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問鄰是朋類否曰然

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

即不孤覆言之也必依此分始作兩件看

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孤不孤訓交中大字○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通旨宋氏公遷曰德行道有得於心者指有德之人而言之陳氏謂行道有得於心者皆是因入用功處論如孝弟忠信之類是也愚謂行道有得於心不能有如於明德懿德德性之外正以復其明全其懿盡其性而已是得於天者其本然之統體行道有得於心者乃其修之復之之條自也○已上得於天者與行道有得於心者其不同如此若知德者鮮不恆其德之類則又汎言義理之得於己者其所包者又甚廣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事友

○蒙引云子游此言是教人見幾而作也大凡以義合者皆以義而進止焉

○丘瓊山云事君不可數也父母有難則號泣而隨

○李南穆曰：諱中諫不行，則去，導不納，則止。原非正意，求榮，求親，何未安。此謂人之進言於君友者，當量其可言之機，而後言。則言者無罪，而听者有益。不然，徒煩數於口舌之間，則必至於取疏辱，以成君友之過。吾身之榮辱親疏，不足論，而至於成君友之過，則進言者與有罪矣。

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

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

義合，故其事同也。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

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

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

天合者，皆去。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

同也。○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

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

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終

